

我慢慢地了解到，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

目送

华安上小学第一天，我和他手牵着手，穿过好几条街，到维多利亚小学。九月初，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，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，越出了树篱，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。

很多很多的孩子，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。小小的手，圈在爸爸的、妈妈的手心里，怯怯的眼神，打量着周遭。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，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：一件事情的毕业，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。

铃声一响，顿时人影错杂，奔往不同方向，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——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，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。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，但是他不断地回头；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，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。

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。

十六岁，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。我送他到机场。告别时，照例拥抱，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，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。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。

他在长长的行列里，等候护照检验；我就站在外面，用眼睛跟着他的身影一寸一寸往前挪。终于轮到他，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，然后拿回护照，闪入一扇门，倏忽不见。

我一直在等候，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。但是他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

现在他二十一岁，上的大学，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。但即使是同路，他也不愿搭我的车。即使同车，他戴上耳机——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，是一扇紧闭的门。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，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：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，眼睛望向灰色的海；我只能想象，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，但是，我进不去。一会儿公交车来了，挡住了他的身影。车子开走，一条空荡荡的街，只立着一只邮筒。

我慢慢地、慢慢地意识到，我的落寞，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。

博士学位读完之后，我回台湾教书。到大学报到第一天，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。到了我才发觉，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，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。卸下行李之后，他爬回车内，准备回去，明明启动了引擎，却又摇下车窗，头伸出来：

“女儿，爸爸觉得对不起你，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。”

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，然后“噗噗”驶出巷口，留下一团黑烟。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，我还站在那里，一口皮箱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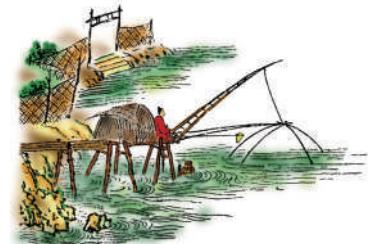
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，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。推着他的轮椅散步，他的头低垂到胸口。有一次，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，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，裙子也沾上了粪便，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。护士接过他的轮椅，我拎起皮包，看着轮椅的背影，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，然后没入门后。

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。

火葬场的炉门前，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，缓缓往前滑行。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，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。雨丝被风吹斜，飘进长廊内。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，深深、深深地凝望，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。

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，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：不必追。（据《读者》）

好处有毒



小时候爸爸告诉我，不要爬结满柿子的树。有香甜的柿子，为什么不让爬呢？后来，我看到邻居家的孩子从树上掉下来，才知道，结满柿子的树，爬树的人肯定很多，那么树干势必是滑的，一脚蹬不稳，就容易栽下来，搞不好，柿子吃不成，反而摔成重伤。

稍微大一些的时候，我在农村见到过驴拉磨。聪明的主人会在驴子头前方系上一把青草，那青草的位置，恰好是驴子想吃而又够不着的位置。所以，想吃青草的驴子才会不停地向前走。

奶奶告诉我：“孩子，看见了吗，眼前老是想着青草的驴子，就注定要替人拉一辈子磨！”

参加工作后，一位老领导给我讲，狡猾的鱼客在钓鱼之前，都会撒一把饵，甚至是两把饵，他们是不下钩的。鱼吃得畅快了，自然会呼朋引伴，邀来更多的鱼，这时候再下钩，肯定会钓满一箩筐大鱼！

老领导告诫我们：“常有好处的地方一定要少去。我们在举步之前，首先要在心灵的脚尖上长一双眼睛。”

（据《时闻博览》）

世界尽在一念之间

有时候，做一个旁观者很有意思，特别是旁观别人的命运。

我有两个朋友，一个叫小红一个叫小绿，大学毕业后进了房地产公司。小红瞧不上小绿，小绿也瞧不上小红。

小红信奉的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，而小绿信奉的是苦干定有收获，人生就是励志。一个投身灯红酒绿觥筹交错，辗转在各种绯闻里，终成千万资产一代房产奇葩；另一个埋头苦干早早结婚生子，也混成小公司财务总监。你不能说谁混得好或谁混得不好，只能说求仁得仁。

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看法，你最后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

最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桩是非风波，香港19岁嫩模在烧烤店被两个TVB过气男星轮流强吻兼揩油。事后，网上有人讽刺女孩炒作，曾志伟说出了他们的心声：“玩得开放了一点，过分了少许……其实最惨是喝醉酒‘断片’。”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被狗仔队拍到，这样的开放了一点、过分少许的揩油局在娱乐圈真是小菜一碟。

站在19岁少女的角度考虑，倒也合情合理，初入职场，急于成名，身边尽是荒唐事，大把人叫她入乡随俗，自己要买豪宅，要赚钱，要出名，哪里敢得罪重量级前辈，要揩就揩，虽然恶心，少不得忍了他。

人性的底线，往往是要在最关键

时候才得以一见。见识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，更重要的是底线不同，养家糊口重任在肩的人情非得已情有可原。

只不过，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，选择人生道路的唯一武器就是你的人生底线。你认为这世界是游乐场，它就是游乐场，你认为这世界是绞肉机，它就是绞肉机，你认为这世界是淫窝，它就是淫窝，人生的选择永远大于命运，因为世界其实尽在你的一念之间。

就像当年我的朋友小红小绿人生的第一个酒局，当小红接过客户的酒杯一饮而尽，而小绿掉头就走，她们的人生脉络，在拿杯或者甩杯的那一刻，其实早就见了分明。（据《时闻博览》）



逆行的鱼与顺流的叶

一路上，小和尚不时地对老和尚抱怨：“坐在禅房里念经多舒服，为什么非要千里迢迢地出来化缘呢？”

走到江边，小和尚看见几只逆水而游的鱼，又开始借题发挥：“这些鱼真傻呀，逆水而游，多费力，多辛苦。”

“可它们正在享受快乐呢！”老和尚说。

“明明很辛苦，怎么会快乐呢？”小和尚嘟哝着。

“它们享受的是奋斗的快乐啊！”老和尚说。

“顺水而行，不是更安逸、更舒适吗？不是可以享受一种更大的快乐吗？”小和尚反驳说。

“你看见那片黄叶了吗？”老和尚指着漂流在江面上的一片黄叶说，“只有死去的东西，才会随波逐流，才会享受这种安逸和舒适啊！”

（据《推开虚掩的智慧之门》）

三句话的不同顺序

安，不时地走来走去。

终于，室内传来一声婴儿清脆的啼哭。我们四人同时冲向产房门口。姐夫走在最前面，他一把拉住刚出门的护士，焦急地问：“大人怎么样？”护士说很好。他又问：“孩子呢？”最后问的是：“男孩还是女孩？”在得到大人孩子都安好的消息后，他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做了一个感谢上苍的动作。

日后，我和姐姐聊到那天的情况，我说了姐夫问护士的那几句话。姐姐惊喜地问：“他真的是先问大人的

情况吗？”我点头。我看到，姐姐脸上一下子飞起两朵红云。此后，姐姐和姐夫的关系亲密起来。

许多年姐夫在产房外说的那三句话的顺序，给他们的感情带来了怎样的促进。因为做护士的嫂嫂告诉我，绝大多数男人在那种情况下问话的顺序是“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孩子怎么样，大人怎么样”。

原来，爱的萌芽无处不在。有时候，爱就隐藏在几句话的不同顺序中。

（据《青年文摘》）

姐姐和姐夫是经人说媒认识的，见过几次面后就结婚了。姐姐说，那个时候谈不上爱情，两个人凑合着过日子而已。

婚后，他们经常吵架，有时候还动手。这种吵吵闹闹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姐姐怀孕，那时候，他们已经结婚两年有余。

姐姐临产时，我和父母都在医院守护。当然，姐夫也在。我和父母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着聊家常，时而看看产房的动静。姐夫在一边坐立不